

文言游记

十堰日报编辑部 联办

闾里书院《文思》编辑部

游云峰山记

王润青

光州城有名山焉，曰云峰。山高不及百丈，景秀未足三顾，然能蜚声四海者，盖因刻石也。

昔北魏郑道昭欲为父立碑。其父郑羲公，史载“性吝政贪”，帝谥之“文灵”。郑道昭则题“郑文公碑”，刊刻于此。其墨熔铸汉魏，笔力遒劲，浑朴间有磅礴之象，典雅处显逍遥之韵，世人推为“北书第一”。后之读碑者，但称其父为文公，而不知其为文灵也。文灵有贬义，文公则尽尊。余适有光州之行，慕其碑刻久矣，遂与师友同往之。

初诣山麓而远望，有三峰并峙之势、云雾萦回之观，宛若天公掷笔架于此苍茫，而三分墨渾未干也。循古径，披瑶芳，临峭坦，入幽阒，抒长啸兮谷风应，诵浩歌兮天籁伴。行步半腰，忽见郑文公碑亭，心甚喜之。碑高六尺，广逾一丈，巍然屹立。于是凝神屏息，摩挲观览。铭文八百有余，笔锋遒劲如岱岳擎天，体势奇崛若鸣鹤展翅。余等玩摩久之，暮色渐起，苍碑漫漫，予亦怆然而凄，遂踟蹰陟巅。但见沃野平畴，城郭栉比；遥眺沧溟，浩渺接天。夕照跃金之处，恍有蛟宫蜃阙，隐现于波涛云霞之间。天地之阔，古今之融，尽收此一览之中。

嗟乎！今之游者，或喜山水之秀，或慕翰墨之名，纷至沓来，皆器器曰“人杰地灵”。然人杰者，非以技绝群秀，而在郭伦尽分；地灵者，非因状奇擅胜，惟能毓秀涵英。昔郑道昭守子之道，竭力以孝，书丹刊石，遂使野岭化为雅苑，荒陬顿成灵宫，其父之名附碑石而传之于今。然今之熙攘者，几人识此孝子赤心哉？读碑不悟本，入宝山而空还，徒以金石知之，何异于得皮而失其髓者也？

（作者简介：王润青，生于一九九九年，河北石家庄人。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）

有一种美叫“养”在竹溪

翁建斌

朝秦暮楚地，自有中国心。有一种美，叫“养”在竹溪。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想寻觅一处清凉与静谧，来竹溪吧，她养眼、养肺、养胃、养身、养心。

绿水逶迤去，青山相向开。绿是竹溪的底色，也是竹溪的特色。水上新洲、烟雨鄂坪、湿地龙湖，蜿蜒恬静的竹溪河，迷人秀美的汇湾河、叠幻幽深的万江河；五峰山之葱郁、偏头山之苍翠、十八里长峡之旖旎。开门见绿、水中藏绿、青山泛绿，绿色嵌入了竹溪的每一寸山水。丰富的森林资源，优良的生态环境，让竹溪成为天然“氧吧”、华中“绿肺”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悠悠。一个转身，春天便成了故事；一次回眸，夏天正成为风景。经过春的播种、夏的生长，县城之郊、黄莲山下，中峰邓家坝的贡米散发着成熟的稻香。当勤劳与智慧相聚，当历史与现代相融，就能产生人间美味。竹溪贡米、竹溪腊肉、竹溪泡菜让人回味，“八大碗”、火烧馍、

炸辣子让人垂涎，合渣、碗糕、甜浆百吃不厌。竹溪蒸盆以其独特的烹饪方式、地道的乡土风味，将特色鲜明的竹溪菜推向大江南北、全国各地。

吃“贡米”，饮“贡水”、品“贡茶”，在竹溪享受舌尖上的美味。若是到了九月，天高云淡，金风送爽。暖阳的午后，备一只洛家河塔儿湾的土鸡，来两根丰溪桃花山上的天麻，加点黄芪、枸杞，用桃源丹霞泉水文火慢炖。待夕阳西下，满屋飘香的药膳就出炉了。这无疑是秋补的佳品。

健康的养生，需要合理的膳食，更需要适度的运动。竹溪人喜欢运动，也崇尚运动。县城南端的九里岗，植被丰茂，环境幽雅，站在山岗上俯瞰，县城美景尽收眼底。这里是竹溪人的“后花园”，也曾是人们户外活动的首选地。走路这种最简单的运动方式，收获的不仅仅是健康，更领略沿途风景的愉悦与惬意。

如果让脚步停下，想小住几天的话，一路向南，有太多理想的去处。龙王垭养生山庄、八卦山、岱王沟、天池垭、杨家机、石板河、十八里长峡等不胜枚举。在夏季酷暑，其中的任意一个地方，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。从县城出发驱车约80公里，经汇湾、过泉溪，盘旋而下，就来到了与丰溪接壤的石板河景区。这条由石板命名的河流，恰如其名，经过漫长河水的冲刷，整个河床就是一块完整的石板。两岸青山高耸，植被丰茂。在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，这里都用不上电扇和空调，河风扑面而来，盖着被子，枕着河水而眠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山水悦目，人文养心。楠木寨的群落、马鹿山的云海、曾家寨的石屋、龙王溪的飞瀑，足以让人驻足；新洲库区的波光潋滟、梅子垭的满山茶香、皇木谷的异域风光、同庆沟的小桥流水，足以让你神往。美丽的山水风景总是不乏文化禀赋。偏头山的传说、锣鼓洞的

故事，还有甘宗祠、楚长城、钟鼓楼……凡此种种，彰显了竹溪厚重的人文底蕴。

一步一景，移步易景。全域景观助推竹溪全域旅游蓬勃发展。大石门、敕家坝的田园风光引领乡村旅游热潮；肖家边的依山傍水、桃花岛的流光溢彩、黄花沟的神奇脱俗、东门街的焕新升级，成为新的“网红”打卡地。诗意田园让竹溪旅游业步入快车道。

武陵不夜城，这个以“戏曲+美食”为载体，通过文化植入、生态环保、公共服务，打造集文化旅游、观光游憩、特色餐饮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产业集聚街区。“古韵戏曲+潮玩光影”双核驱动，让竹溪“小城有戏、慢养”文旅IP熠熠生辉，竹溪真的“火”了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养在竹溪，在秦巴山区的康养旅居福地。这种美，是自然美、是理念美、是发展美，是新时代竹溪人的幸福美。

阳坡村的燃灯岁月

华元勇

在记忆长河中，总有一些片段宛如璀璨星辰，清晰得仿佛昨日方才发生。

1999年，我被招录为竹山县首批村官，同年12月分配至竹山县官渡镇政府工作。2000年5月，我接到调令，前往竹山县官渡镇原阳坡村（现合并为蒲溪村）任职代埋村主任。

初到原阳坡村，连绵群山将整座村落紧紧环抱。全村仅有四十余户人家，散落分布在五个自然小组，户籍人口三百余人，常住人口仅一百五十余人，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，村内不通水、不通电、不通路，发展条件十分艰苦。

为全面摸清村情民意，我逐户上门走访，耐心倾听村民诉求，认真记录每个问题。走访结束后，我向镇领导详细汇报村里现状与亟待破解的难题，镇领导高度重视，并为我提供了诸多工作指导与建议。

随后，我协调镇经管站组建工作专班，

驻村开展财务清理工作。面对堆积如山的老旧账本，我们逐页翻阅、逐笔核对。遇到账目存疑、情况不明的问题，便走访相关当事人核实取证，常常为确认一笔款项，翻山越岭徒步数小时。经过数个日夜的连续攻坚，村内账目终于全部梳理清晰。当我们将依规退还的款项，一分不少地交到村民手中时，村民们激动万分。

妥善化解财务遗留问题后，通电便成为首要民生工程。我与村“两委”干部商议，组织原阳坡村与邻村蒲溪村共七户村民，自筹资金购置柳林乡农网改造替换下来的旧电线，依托简易木杆架设临时照明线路。大家说干就干，四处甄选适配木杆、精准测量线路、筹备施工物资。那段时间我终日奔波，心中始终坚守一个信念，一定要让这些七户村民早日用上照明电。

当缕缕灯光点亮的那一刻，整个村庄沸腾起来。我深切明白，亮起的不只是灯火，

更是村庄蜕变发展的全新起点。

为实现全村稳定通电，我积极对接上级部门，申请国家农网改造专班进村实地勘测。经过努力，农网改造专班同意驻村施工。但我包联的四组山高路远，电线杆运输成为最大难题。经多方协调，我们敲定转运方案：先由货车将水泥电线杆从县城运送至与原阳坡村接壤的另一个村子，再通过人工抬运至村内划定的杆位。

当时四组仅有七户村民留守，大多年老体弱，无法承担重体力劳作。我主动请缨加入抬杆队伍，每日凌晨五点便出发。山间道路狭窄陡峭，山石坚硬湿滑，每一步前行都需小心翼翼。众人同心协力，齐喊号子，一步步艰难前行。正午时分，大家坐在路边，啃几口自带的馒头，就着山泉水充饥，短暂休整后继续复工。

日复一日坚守与劳作，一根根水泥电

一盏黄酒浓缩千年文脉

徐香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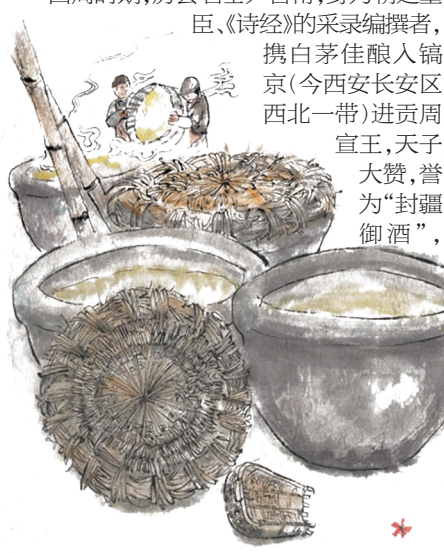
酒是通人性的。懂人的欢喜，也解人的愁肠。

房县黄酒尤其如此。

这酒的前身叫“白茅”，一个古雅又有故事的名字。

这坛酒的缘起，自带着庙堂之上的高光。

西周时期，房县名士尹吉甫，身为朝廷重臣、《诗经》的采录编撰者，携白茅佳酿入镐京（今西安长安区西北一带）进贡周宣王，大赞，誉为“封疆御酒”，



遂令房县岁贡白茅，专供诸侯分封、朝堂大典之用。

三千年前，一缕独属于房陵的糯香，沿着尹吉甫的车马走出连绵群山，第一次将这块土地的风雅，镌刻进中原正统文脉。从此，房县酿酒的历史根基，自西周的岁月深处扎根，生生不息。

时光如潮水，漫过千年，山河更迭，人事浮沉，房陵渐渐成为无数文臣将相安顿之地、栖身之所。唐中宗李显，便是与房县黄酒羁绊最深的一代帝王。

公元684年，李显被贬为庐陵王，迁居房州（今房县），整整十四年。骤然困于深山，贬居的漫长岁月里，生死未知，前路渺茫，昔日九五之尊的帝王，满心皆是郁结与惶恐不安。他带来了宫廷御用的酿酒匠人，但中原酒方酿不出可慰藉漂泊孤苦灵魂的醇香。于是李显就地取材，开凿琉璃八角井，汲取房陵地底涌出的清冽矿泉作为专用酿酒水源，采山间野生红蓼制小曲，搭配房州颗粒饱满的三寸雪糯，最终酿出醇香甘甜的米酒。他将新酿的黄酒送往长安，敬献武则天。酒液绵柔清香，女皇帝后大为赞许，特赐名“皇酒”。“皇酒”之名，自

此流传天下。

于李显而言，房县黄酒从来不是单纯的杯中饮品，是十四年低谷岁月里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是绝境之中的宽慰，是他半生皇权起落、人生浮沉中，藏在深山里最柔软安稳的念想。

帝王将相的故事终化作史册里的淡淡墨痕。而房县黄酒真正的根脉，始终深深扎在房县寻常百姓家。三千年来，那缕酒香从未断绝。

秦巴山脉层峦叠嶂，山间沃土滋养着软糯稻禾，田埂上野蓼自在生长，漫溢出淡淡草木清香。一瓮琥珀色的黄酒，静静陈放在房县家家户户的堂屋深处。它不像烈酒那般炽热张扬，也不似清酒的寡淡清冽，入口，绵长醇香的暖意缓缓漫遍周身，有《诗经》流传千年的古韵、帝王幽居羁旅的逸闻，更有山野人家的袅袅烟火。

千年以来，那碗温热的黄酒，已成为烙印在房县人生活里的日常。孩童满月之时，家人酿一坛黄酒，让酒香见证成长圆满；老人寿宴之上，炭火温酒，儿孙举杯敬祝，安康寿长；春秋秋收、四季劳作，农人满身疲惫风霜，一碗黄酒入喉，所有辛劳尽数消解。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，没有跌宕起伏的际遇，百姓与黄酒的缘分，就是平淡岁

月里最长久的相守相伴，它融进三餐四季、柴米油盐，温柔着一方百姓的岁岁年年。

连绵大山隔绝了俗世纷扰，也完好留存了最纯粹古老的酿造古法。房县黄酒三曲三酿、陶缸自然发酵的技艺，历经世代口传心授、手手相传，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一代又一代房县人，以糯米山泉为媒，以匠心坚守为魂，守护着这门流传千年的手艺。那些米粒一次次被蒸透、晾凉，被揉进曲粉、埋进陶缸，在黑暗烈火里经历一次彻底的瓦解和暗无天日的发酵，最终蜕变成温润醇香的佳酿。这酒的酿成，恰似房县人独有的坚韧品性：历经所有沉寂至暗的时光，依旧向阳而生。

一坛黄酒，串联起房县三千年文脉的风雅与清光。而今西十高铁穿山而过，秦巴天堑已成通途，千年皇酒跨越山海，远销海内外。从传统非遗酿造的厚重到现代工业的活态传承，从古时帝王大赏到如今特色品牌价值持续攀升，房县黄酒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。

如果你来到房县，一定要痛饮三杯黄酒。一杯慰风尘，一杯解烦忧，一杯敬余生。饮罢此三杯，四海皆坦途，从此安然赴前路。

文言游记

十堰日报编辑部 联办

闾里书院《文思》编辑部

游云峰山记

王润青

光州城有名山焉，曰云峰。山高不及百丈，景秀未足三顾，然能蜚声四海者，盖因刻石也。

昔北魏郑道昭欲为父立碑。其父郑羲公，史载“性吝政贪”，帝谥之“文灵”。郑道昭则题“郑文公碑”，刊刻于此。其墨熔铸汉魏，笔力遒劲，浑朴间有磅礴之象，典雅处显逍遥之韵，世人推为“北书第一”。后之读碑者，但称其父为文公，而不知其为文灵也。文灵有贬义，文公则尽尊。余适有光州之行，慕其碑刻久矣，遂与师友同往之。

初诣山麓而远望，有三峰并峙之势、云雾萦回之观，宛若天公掷笔架于此苍茫，而三分墨渾未干也。循古径，披瑶芳，临峭坦，入幽阒，抒长啸兮谷风应，诵浩歌兮天籁伴。行步半腰，忽见郑文公碑亭，心甚喜之。碑高六尺，广逾一丈，巍然屹立。于是凝神屏息，摩挲观览。铭文八百有余，笔锋遒劲如岱岳擎天，体势奇崛若鸣鹤展翅。余等玩摩久之，暮色渐起，苍碑漫漫，予亦怆然而凄，遂踟蹰陟巅。但见沃野平畴，城郭栉比；遥眺沧溟，浩渺接天。夕照跃金之处，恍有蛟宫蜃阙，隐现于波涛云霞之间。天地之阔，古今之融，尽收此一览之中。

嗟乎！今之游者，或喜山水之秀，或慕翰墨之名，纷至沓来，皆器器曰“人杰地灵”。然人杰者，非以技绝群秀，而在郭伦尽分；地灵者，非因状奇擅胜，惟能毓秀涵英。昔郑道昭守子之道，竭力以孝，书丹刊石，遂使野岭化为雅苑，荒陬顿成灵宫，其父之名附碑石而传之于今。然今之熙攘者，几人识此孝子赤心哉？读碑不悟本，入宝山而空还，徒以金石知之，何异于得皮而失其髓者也？

（作者简介：王润青，生于一九九九年，河北石家庄人。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）